

情系故土守望哈尼(评论)

——艾吉散文集《梯田里的哈批》印象

□ 批娘

兔年岁末,艾吉出版了散文集《梯田里的哈批》。这是艾吉留给自己 60 周岁的纪念,也是 2023 年哈尼文学的重要收获。尽管艾吉很低调,但新书一出版,便在红河文坛引起了不小轰动。艾吉四十年的创作生涯,其影响力不言而喻。

艾吉长期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每年都有几篇散文或者几首诗歌发表出来。我曾经编辑一本文学内刊,常向艾吉约稿。平时也追踪关注艾吉的写作,他每发表一篇文章,我都认真品读。我没有去过艾吉的家乡,但通过艾吉的文章,可以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梯田风光秀丽,人们淳朴热情。从地理意义上而言,艾吉的老家石头寨和我的老家戈奎很近,中间只隔了阿扎河。据可靠资料记载,以及老人们传说,在土司时代,我的寨子隶属于红河瓦渣土司的管辖区。“瓦渣甸长官司,位于今红河县境东南部,东邻今石头寨乡,南接绿春县,西界勐龙河与宝华乡相望,北连迤萨镇,即今红河县甲寅乡和阿扎河乡之大部,洛恩乡一部,绿春县戈奎乡大部。”(《话说红河·红河》)艾吉在《梯田里的哈批》一书中提到,“哈批,在有文字记载的溪处土司七百年历史上,一直受它管辖,处在与瓦渣土司(如今的甲寅乡)辖区龙美村委会接壤的最前沿的特殊地理位置。”我和艾吉同族同源,我们出生成长的地方民风民俗和自然环境都一样。艾吉写自己的家乡石头寨,同样也是写我的家乡戈奎。艾吉的文章里有我熟悉的东西,能引起我情感共鸣,这就是我喜欢艾吉文章的原因。

新年伊始,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收到了艾吉叔寄来的新书。扉页上有艾吉叔熟悉的签字:批娘贤侄存正。有了艾吉叔的签字,此书就有了特殊意义。《梯田里的哈批》是一本“厚”书,分六卷,浩浩荡荡,近 30 万字。此书一贯保持了艾吉的写作风格,用拉家常的语言,写活故乡大地上的物事人。

这是一本献给故乡的书。“故乡对于我的意义,绝对不仅仅是我在那里出生、长大,它使我护住了清泉般的母语。”(《梯田里的哈批》)如果给二十岁之前的艾吉写一份简历,六个字就足够:放鸭,放牛,劳动。这六个字再用艾吉的话来概括,就变成

四个字:亲近泥土。二十岁的艾吉,接受命运的眷顾,离开故乡,去往城市。从红河南岸到红河北岸,无论离开故乡多远、多久,艾吉从来没有忘记过故乡,“我的躯壳摆在都市,魂系着故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故乡。人们表达热爱故乡的方式却不一样,艾吉用笔歌颂自己的故乡,“自从不知天高地厚地混进写作的人流,故乡在我的文字中频繁出现。”《梯田里的哈批》一书中,出现许多属于故乡的词条,梯田、田棚、庄稼、插秧、溪流、草木、祭祀、婚嫁……也许山外人看来这些词条土里土气,但在我看来是那么亲切。艾吉巧妙地借用这些词条,写出一篇篇极具特色的散文。艾吉用最直白的语言,说出对故乡最强烈的热爱。“别人问我,你最喜欢的地方在哪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故乡。”对于艾吉来说,故乡比黄金还珍贵,“这块土地不产黄金,但比产黄金的土地珍贵千倍万倍。”

这是一本献给梯田的书。艾吉“一生围绕梯田转”(《梯田里的哈批》),别人拿锄头耕耘梯田,艾吉拿笔耕耘梯田。2013 年 6 月,在第 37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成为中国第 45 处世界遗产。当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回故乡大地,艾吉高喊,“这一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农耕文明的典范,得到了整个世界的公认。”艾吉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大笔一挥,写下了经典散文《祝福,世界遗产红河哈尼梯田》。该文发表在《民族文学》2023 年第 12 期上,随后获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我的中国梦’”征文散文二等奖、滇东文学奖等诸多奖项。艾吉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习惯用大段大段的文字去描写一片梯田的地貌、方位、面积。这样的描写看似拉拉扯扯,但艾吉自有他的道理。艾吉清楚,“梯田是世世代代的哈尼人,用手巴掌宽的锄头,在大山上一点点抠出来的”。艾吉爱梯田爱到骨子里,“梯田抚养的多种多样的野菜、野物,则使人们获取了发达的骨骼、肌肉、血液”。如果艾吉没有成为工作干部,他肯定是一个勤劳的梯田耕耘者和梯田守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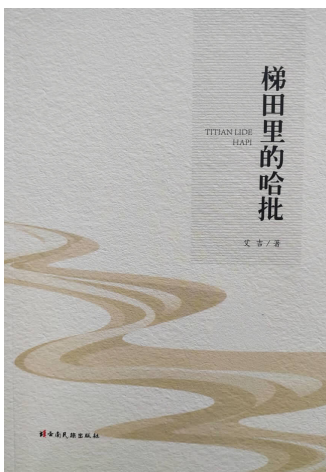
这是一本献给乡人的书。艾

吉生活在都市,远离故乡,远离乡人,可是在情感上,艾吉与乡人保持亲密关系。艾吉用深情的笔墨,把一个个乡人写进了《梯田里的哈批》。乡村干部、赤脚医生、生产队长、会计、劳模、莫批、咪谷、民间歌手、匠人、酒鬼、寡妇、光棍……这样的人物还可以列出一大串。艾吉没有跟乡人们共命运,但与乡人们同悲喜。应该说,乡人是幸福的,他们在艾吉笔下得到了“永生”。艾吉在自己早期的散文集《清音》里介绍自己时说,“在贝玛和歌手间拜师,在穷苦劳动者中结交。”彼时,艾吉已是在城里生活多年的工作干部了,或许艾吉还获得了作家的头衔。用我们家乡的话说,“蚯蚓的儿子变成了龙的儿子。”艾吉没有把自己当成多了不起的人物,他只是把自己当成在城里流浪者的异乡人。

这是一本献给母族的书。艾吉好酒、好歌、好烟筒,如果你想了解哈尼男子,只需了解艾吉就可以了。艾吉把个人写作与故乡和民族联系在一起,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只因如此,他能写出那么多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在《梯田里的哈批》一书中,随处可以看到艾吉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体验。

《梯田里的哈批》是一部很有深度的作品,它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后土司时代到当下哈尼人生产生活的精神面貌。我敢断言,艾吉散文集《梯田里的哈批》,如同哥布叙事长诗《神圣的村庄》、莫独散文诗集《守望村庄》,将会成为哈尼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

(批娘,哈尼族,1988 年生,云南绿春人。)



《梯田里的哈批》
艾吉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我家门前迎春花》
蒋丽萍 绘
纸本水墨

交出内心的坚硬和锋芒(组诗)

□ 李永超

冲头村 27 号

冲头村 27 号,我的家
一间年代久远得掉渣的
老瓦房,始建于我的高祖父
现在由我母亲继承
遗像里的父亲日夜看守

记得上一次带孩子们进去
大女儿李思乐突然叫喊道:
“老爸,你快看,我爷爷怎么哭了?”
惭愧啊,母亲不止一次唠叨
老房子年久失修,每逢下雨天就
四处漏雨
她只能拿锅碗瓢盆去接……

我万万没想到,在供桌正上方
刚好有两个漏点,雨水顺着底瓦
的裂缝
扑簌簌坠落,不偏不倚,刚好
打在
父亲遗像的两个眼角处,继而往
下流淌
在落满灰尘的相框玻璃上,冲出
两道
不规则的沟壑,无论远看、近看
都像极了——遗像里的父亲在哭
——他为什么哭?大抵原因
我想多半还和从前一样
恨我没能替他光宗耀祖

救赎

梦里,我抓起石块
扬起砖头,又举起杀猪刀
欲跟人拼命时,父亲出现了
父亲只怔怔地看着我
不费一句话,我便乖乖交出了
内心的坚硬和锋芒
沸腾的水一样平静下来

哦,感谢父亲
死了也不放弃对我进行救赎
我想,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会慢慢敞开心怀

试着去
接受
和爱

小蜜蜂

父亲六十岁生日那年
他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件生日礼物
一只会唱歌的
小蜜蜂

每次回家,我都能看见父亲捧着它
很开心的样子,就像捧着小时候
的我

这些年,忙于生计
我成了一株异乡的浮萍
每当万家灯火通明的时候
总能听到一支熟悉的歌
似从父亲的小蜜蜂里传出:
“都说养儿为防老
可儿山高水远他乡流……”

她

面对面,黑发挡住
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加速度的心跳如村旁潺潺的流溪
加速度的呼吸如矮檐下燕子的
梦呓

一声春雷般的咳嗽惊下了约会
牵牵手的爱情如同儿戏

她出嫁的时候,我躲在城里写诗
她常常走进我梦乡,撕裂——我的
心

(李永超,农民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0 年起在斗南花市打工至今。在《诗刊》《诗潮》《飞天》《滇池》《边疆文学》等发表作品若干,出版诗集《在低处》。多次获曲靖市政府精品文艺创作奖。)